

主编 刘炜

J
JOSEPH

罗特小说集

9 · 第1002夜的故事 ·

[奥地利] 约瑟夫·罗特 著
刘炜、姚敏多 译

ROTH

漓江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约瑟夫·罗特与奥地利文学中的“哈布斯堡神话”研究
(项目编号：18BWW068)

主编 刘炜

罗特小说集

9 · 第1002夜的故事 ·

[奥地利] 约瑟夫·罗特 著

刘炜、姚敏多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特小说集 9 / (奥地利)约瑟夫·罗特著;刘炜,姚敏多译;刘炜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9.10

ISBN 978-7-5407-8603-8

I. ①罗… II. ①约… ②刘… ③姚… ④刘… III. ①长篇小说—小说集—奥地利—现代
IV. ①I52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8158 号

罗特小说集 9(Luote Xiaoshuo Ji 9)

作者:(奥地利)约瑟夫·罗特 译者:刘炜,姚敏多

出版人:刘迪才

出版统筹:吴晓妮

丛书策划:周向荣

责任编辑:张玉琴

助理编辑:周士武

装帧设计:李诗彤 何 萌

责任监印:陈娅妮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社址: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发行电话:010-85893190 0773-2583322

传 真:010-85890870-814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0773-2583322

电子信箱:ljcbs@163.com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河北省三河市洵阳镇错桥村 邮政编码:065299)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10.25 字数:16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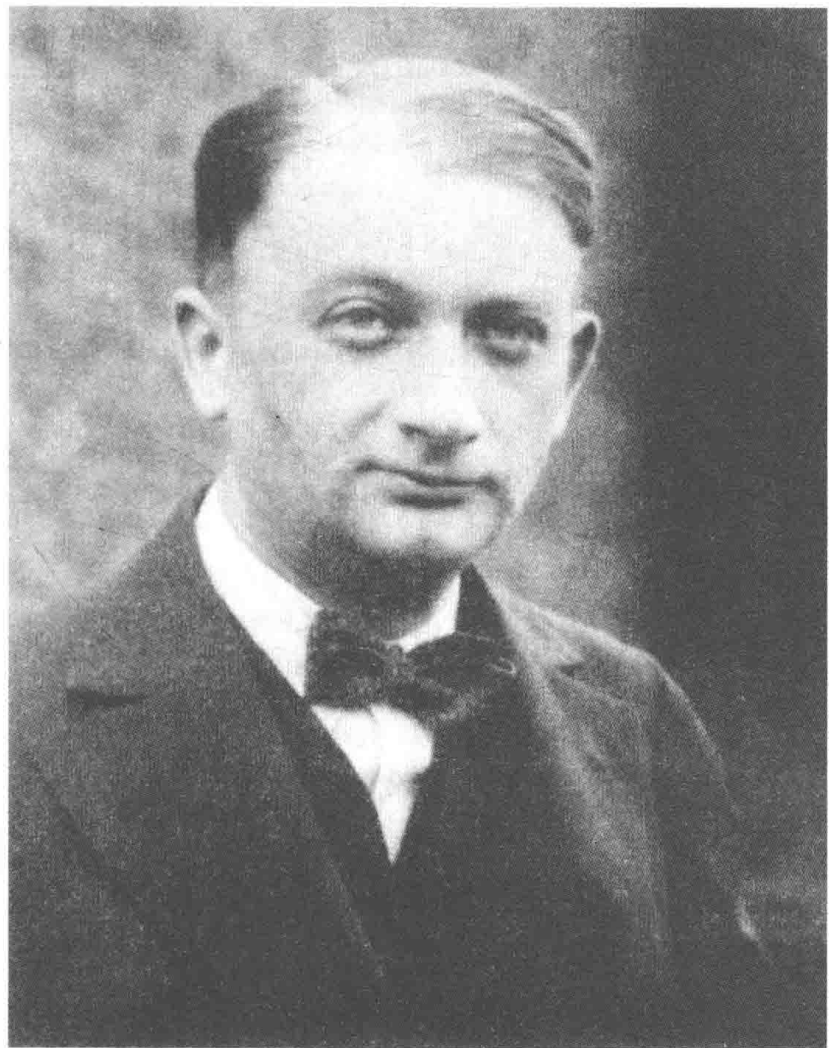
版次:201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1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约瑟夫·罗特 (Joseph Roth, 1894-1939)

目 录

第 1002 夜的故事 刘 炜 译 / 001

皇帝的胸像 刘 炜 译 / 243

利维坦 姚敏多 译 / 275

约瑟夫·罗特生平简表 / 321

第1002夜的故事

刘炜
译

献给我的老师 Fritz Hackert 先生

——刘炜

十九世纪的一个春天，沙阿^①中的沙阿，尊贵伟大神圣的君王，波斯所有城邦的共主，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觉得有些不舒服。这种感觉他还未曾有过。

帝国中最负盛名的御医对此都束手无策，这让沙阿中的沙阿极感焦虑。

在一个不眠之夜，他召来总管大太监帕托米努斯。后者虽然还从未离开过皇宫，却是位智者，见过大世面。沙阿对他说道：

“帕托米努斯，老伙计啊！我生病了。我怕是病得不轻。医生说我身体安康，但我不信。你信他吗，帕托米努斯？”

“不，奴才也不信！”帕托米努斯说。

“那你也觉得我病得不轻？”沙阿问道。

“重病？不，奴才觉得不是！”帕托米努斯回答说。

“但的确病了！肯定是病了，主子！病有许多种。有的是医生看不见的。他们被训练用来看身体器官上的毛病，但一个人的心中若有所憧憬，那健康的躯体和器官又有什么

① 沙阿为伊朗(波斯)国王的称号。——译者注

用呢？”

“你怎么知道我心中有所憧憬？”

“奴才自己猜的。”

“那我憧憬什么？”

“这个吧，奴才还得想想。”帕托米努斯回答道。

总管大太监装模作样地思考了一下，说道：

“主子，您向往的是异域他乡，比如欧洲的国家。”

“来次长途旅行？”

“一次短期旅行，主子！短期旅行比长期旅行更令人愉悦。长期旅行会让人得病。”

“那去哪里？”

“主子，”总管大太监说，“欧洲有许多国家。想去哪里取
决于到底要寻找什么。”

“那你觉得我在寻找什么，帕托米努斯？”

“主子，”大太监说，“像奴才这般见识短浅的，哪里能猜到英明圣主的心思。”

“帕托米努斯，”沙阿说道，“你知道，我都好几个礼拜没碰女人了。”

“奴才知道，主子。”帕托米努斯答道。

“那你觉得这正常吗，帕托米努斯？”

“主子，”大太监稍微欠了欠身，说，“奴才这样的身子实

在不懂男女之事。”

“你们才让人羡慕啊。”

“是，”大太监应声道，直起了胖乎乎的身体，“奴才也是打心眼儿里同情其他那些男人。”

“你为什么同情我们，帕托米努斯？”

“有很多原因，”总管大太监回答道，“尤其是因为男人们逃脱不了变个花样儿、换个口味儿的念头。而这其实是在自欺欺人：世间根本就没什么别的花样儿。”

“你是想说，我该为了换个花样儿而随便去个地方？”

“是的，主子，”帕托米努斯说，“就为了让自己相信，这世上根本就没什么别的花样儿。”

“那么就能让我健康？”

总管大太监说：“关键不在于是否相信，而在于经历了多少事情才让自己相信的。”

“你怎么知道的，帕托米努斯？”

“奴才被阉了才明白的呀，主子，奴才是个阉人。”总管大太监回答道，然后再次弯下腰去。

他建议沙阿中的沙阿做一次长途旅行，建议他去维也纳。这位君主想起来：“穆斯林曾在很久以前到过那里。”

“主子，当年的圣上没能进得城去。否则在斯特凡大教堂的塔楼上树着的就不是十字架，而是新月了！”

“那都是陈年往事了。我们现在和奥地利的皇帝和平相处。”

“皇上圣明!”

“我们出发,”沙阿命令道,“通告各位大臣。”

一切按照圣旨运转起来。

无论是起先在头等舱里,还是后来在船舱的后部,总管大太监卡洛·帕托米努斯都正襟危坐,管理着女眷。他瞥了一眼落日红色的余晖,铺开了一面地毯,跪拜了下去,开始喃喃地做礼拜。不知不觉中,船已经到达了君士坦丁堡。

大海像孩子一样温顺。而沙阿的船就是个孩子,在海面上轻柔地随波荡漾,融入了蓝色的夜空。

二

沙阿的首次航行在蔚蓝色大海上已经徘徊了好几天。没人敢告诉伟大的沙阿,必须等待波斯驻维也纳大使馆的回复。几天后,沙阿开始不耐烦了。尽管他不关心船的航向,但终究会注意到刚离开的海岸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面前。于是就连沙阿中的沙阿也开始感到奇怪,这么厉害的一条船横穿这么小的一片海居然还需要那么长时间。他把总理大臣叫

来,暗示自己对航船的磨磨蹭蹭不满。他仅仅点了总理大臣一下,没有明说。站在陆地上的时候,他就不信任手下的臣仆,而在飘来荡去的水面上,就更不相信这些人了。当然,人在海上,命也就交到了老天手里,但是某种程度上命也在船长手里。总之,只要想起船长,他心中就忐忑不安。他不喜欢这个船长,尤其是已经记不起来在什么地方曾见过这个船长了。沙阿变得特别多疑。就连那些熟悉和信任的人,也开始渐渐令他疑窦丛生,那些他不认识或想不起来的人岂不更加让人不放心?他是如此多疑,以至于他都不敢表露出自己的疑心——那些幼稚而又强大的君主经常认为自己比手下要狡猾。所以他现在也仅仅是小心地暗示了总理大臣一下,这么磨磨蹭蹭的航行令人不快。而那位总理大臣虽然懂得沙阿不想直白地表达自己的疑心,但还是假装对此丝毫没有察觉。

“陛下,”总理大臣说,“臣也搞不明白,横穿这片海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

“是的,”沙阿肯定地说,就好像通过总理大臣的一席话才刚刚意识到这艘船开得太慢了一样,“你说得对,那我们为什么开得这么慢?”

“陛下,这要问船长了!”总理大臣说。

船长来了。沙阿问道:“我们什么时候到岸?”

“圣主陛下,”船长回答道,“圣上的安康对微臣而言是至

高无上的！比微臣的孩子，比微臣的母亲，比微臣的眼珠子都神圣！船上的仪器预报说有风浪，虽说现在大海看起来祥和平静。陛下在船上，微臣自然要万分小心留意。对微臣、对国家来说，这世上还有什么比圣体安康更重要呢？——船上的仪器预报有风浪，陛下！”

沙阿看了看天。碧空如洗，蓝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沙阿心想，这个船长欺君。但他对此却只字不提，仅仅说道：“在我看来，船长，你的仪器没用！”

“陛下圣明，”船长回答道，“就连仪器也不总是可靠。”

“就像你一样，船长。”沙阿说道。

他看见远在地平线上有那么一小朵不起眼的白云。说实在的，那连一小朵白云都算不上，根本就是一小片云气，是一小片云哈出来的一口气。就连船长也在同一时间看到了——他真希望能有奇迹出现来救场，好让他的谎言，让他那捏造出来骗人的仪器在所有信徒的共主沙阿面前，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儿。

但恰恰事与愿违。虽说那一抹云单薄渺小，但沙阿心中的怒火却愈燃愈烈。他刚才很高兴逮到总理大臣和船长卑鄙无耻的谎言，而现在大自然却掺和进来了——出现了这么一小抹云（而这一小抹云当然能很容易变成真正的一片云），最终就会让那骗人的仪器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儿！沙阿怒火中

烧,盯着这一抹不断变换着形态的云。云朵被风吹拂,不一会儿就疏散开来。但它随即又聚拢起来,而且比此前更显厚重。现在看起来像一片雾霭,如同一团毛线似的变得更为稠密。接着,它又伸展开来,最终变得更为昏暗更加稠密。船长自始至终都站在沙阿的背后,也在观察着这抹小云朵不断变换的形态。但他心中绝无怒火,而是感到宽慰。但感觉欺骗了船长!沙阿突然愤怒地转过身来,他的脸在船长看来就像是一片可怕的夹带着冰雹的紫色云团。“你们胡说,”伟大的君王用一种很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起来,这一声音来自深不可测的内心。“你们胡说。别以为我没看透你们的小心思。你们不说实话!什么仪器,骗谁呢?瞎编什么风浪?我的眼睛比你的仪器可靠得多。整个天空湛蓝敞亮,我还很少见到这么湛蓝敞亮的天空。船长,睁眼看看!你自己说,你在地平线上看得见哪怕是一小片云吗?”

船长吓得要命,不过震惊更胜过恐惧。而比震惊和恐惧还糟糕的是他的手足无措。陛下的雷霆之怒是真的还是假的?是不是只想探探口风?这谁又能知道呢?这是他第一次伴驾,对沙阿的习惯一无所知。不知道谁曾经告诉过他,沙阿有时候会假装发怒,为的是测试手下到底有多老实。不幸的是这位可怜的船长现在想起来的却是沙阿性格里的一个不起眼的点。他决定一条道走到黑。“陛下,”他说道,“陛下也

亲眼看见了地平线上的云。”这位冒失的船长甚至更加放肆地用手指向远处的云。此时的云已经变成了深蓝色，快速地向船这里聚拢过来。

“船长，”沙阿吼道，“你想教我怎么看天吗？你管这一小点儿雾气也叫云吗？你难道感觉不到阳光的照射吗？”

正在此时，发生了件出人意料的事。那片云在几秒内变成了低垂着的蓝黑色积雨云，遮住了阳光，笼罩了整个世界。

船长张开双臂，发抖的嘴唇里一个字都蹦不出来。看起来他好像想说：陛下恕罪，我不得不让老天爷站出来说话，他正准备回答陛下的问询。

沙阿当然也亲眼目睹了太阳是如何被遮蔽起来的，但他不知道是该为手下的诚实感到高兴——他毕竟准确真实地报告了来临的风暴——还是应该为自己的疑神疑鬼而发怒。沙阿觉得有暴露出自己的困惑的危险。这种情况可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发生，于是他命令道：“给我看看你的仪器，船长！”

沙阿在前，船长在后，他们走过甲板。目力所及之处，天空愈加暗淡了下来，只有东北方向的天空还留有一抹蓝色。西方的云已经面目狰狞，变成了紫色。在头顶上的天空，云稍显柔和明亮。而在东方，云变得稀疏起来，让人真觉得苍白无力。船长跟在沙阿身后三步远，陷入了一种真正的恐惧。这种恐惧与此前不同，不是来自对君王和自己谎言的恐惧，而是

对真主安拉的畏惧,也是对自己冒冒失失预言出来的风暴的恐惧。船长这还是第一次有幸在自己的船上接驾沙阿中的沙阿。他哪里懂什么外交原则。二十年来,船长一直都驾驶着这艘皇家轮船横穿这片海域。他经历了许多风暴,年轻的时候,还曾在帆船上服役。他在帆船上第一次见识了海上航行。沙阿自从登基以来,还从来没有要求过乘船渡海。而他自己——可怜的船长却拔得了这危险的头筹,为这位伟大君主的首次航行掌舵。“我们绝不可在规定时间之前抵达欧洲海岸,”总理大臣曾对他说,“陛下特别没有耐心,他的愿望刚一出口就必须即刻实现。但有的时候,这你懂的,船长,会有外交方面的障碍。我们必须耐着性子等待大使的回复。因此我们在这期间必须在离岸不远的地方来回航行。如果陛下发觉了来问你,那你就说怕有风暴。”

总理大臣就这么交代的。结果你看看:风暴真的就逼近了。而那些仪器可根本没给他什么预报。从头到尾就是谎言给他的预报,都是骗人话。船长是个虔诚的人,畏惧安拉。

他们来到船长的舱室。那里没什么仪器,更别提什么能预测出风浪来临的仪器了。这里只有一台大罗盘仪,英国的工业产品,牢牢地用螺栓固定在一座圆台上。沙阿凑身上前:“这是什么,船长?”他问道。“陛下,这是罗盘仪!”船长回答道。“嗯,”沙阿说,“你没其他什么仪器了?”“这里没有,陛

下,都在隔壁,在工程师的舱室里!”“那么风暴呢?”他对看其他的什么仪器没兴趣。此外他真希望来一场风暴。“风暴什么时候来临?”他不动声色地问。“估计在日落之后!”船长说。

沙阿走了,后边跟着船长。当他们走上甲板时,天已经黑得像在真正的夜里。值更军官急忙过来,快步疾行跑上前来,向船长报告了些什么。沙阿还从没听到过这种航海术语。他继续往前走,没理会这两个人。他靠着船栏,满怀愉悦的心情看着汹涌澎湃的波涛在咆哮。船身开始摇摆。整个世界开始摇摆。波涛像是伸出了绿色、黑色、蓝色和褐色的舌头,还镶着一圈雪白色的边。一种强烈的不适感突然向沙阿袭来。一种陌生的不适感在他的内脏翻腾滋长。他回想起来,小时候有次生病,病得很重,当时也感到了类似的痛苦。

船长陷入了双重的不安:首先是陛下龙体欠安;其次,那场他冒冒失失预报的风暴逼近了。船长已经不知道该操哪份儿心了:风暴还是龙体欠安。

他决定还是把心思放在沙阿身上。这么做与其说是本分,不如说他本来就打算立刻下令转舵并尽量回到靠近岸边的地方。沙阿用好几层被子裹着,四仰八叉地平躺在甲板上。那个他最为痛恨的御医躬身站在生病的沙阿身边,他觉得这个御医是自己这辈子唯一无法摆脱的一个人,而这个人正在